

## 36 教会历史 民族国家的产生

宗教改革后的社会结构变迁，国家概念的产生，欧洲各国的不同政治走向。

Sally Shi

记录：Lin Zhang 2023



（0：0）我们学习历史的意义已经讨论了很多了，说到底我们是想藉着历史看明白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复杂。社会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所以我们不再简单地用对错二元论来定义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件。这个世界的运转它内在的动力是远远超过我们的人所能判断的。我们看到事情的发生只是它内在动力的外在表现。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在教会历史中简单地把天主教划分在反派的角色里，好像教皇就是坏的，国王就是坏的，新教就是好的，反抗就是对的，打仗就是正义的。不要，我们不要这么想。我们之所以觉得天主教有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我觉得这也是有组织的。这都是来自魔鬼的一场系统性的抹黑。而新教教徒真的有点像那个在圣殿里面祷告的那个法利赛人，说我比旁边的那个税吏更圣洁。

其实我们真的不要这么想，大家都是罪人。当我们刻意要显得自己比老派守旧的天主教徒更加文明更加开化更加进步也更加聪明的时候，其实新教世界的堕落就开始了。所以我是很反对这样的说法。我们，所以呢，我不把这一段的历史简单地一笔带过，圣灵感动我让我们来仔细解读这一些内容。我们来看一下神是怎样通过宗教改革来祝福了我们，但是罪人世界又是怎样地滥用高速发展的物质文明来放大自己的欲望，把它说成是社会进步的证据。归根到底它是用来消灭人对神的虔诚。我们听到很多人这样说，好像摆脱了宗教的束缚，我们的物质文明才高度地发展。这个是不对的，这是把文明和神进行对立。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世界是上帝的。这个整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万国明明也是神的。但是我们在圣经里也读到过，魔鬼对耶稣说什么？他说“你只要拜我，我就把这万国的荣华赐给你”，对吧。所以万国的荣华，就从信徒开始拜魔鬼开始，从信徒开始拜偶像。拜什么偶像？拜国家。国家成为偶像的时候，魔鬼就把万国的荣华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主题，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形成。



（3：17）在欧洲大陆上有上千年的时间段里面，各个统治实体的公众形象它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没有国家。虽然我们在表述的时候经常说这个国那个国，其实都是为了表达的方便。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只有区域，没有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个区域完全有可能因为领主结个婚，一觉醒来它就换主人。这种区域性的政治体制它也很不同，就各个地方它完全没有统一性。比如说，它有世袭君主制，像法国。它也有选举君主制，也有城邦联盟制，比如说像意大利有些国家就是。还有共和制，像佛罗伦萨。

还有一个奇葩，就是像神圣罗马帝国这样的基督教诸邦联盟。这些多种多样的统治形态他们的统治合法性都是来源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每一方他都是有自己的义务的，就是我给你交税，你帮我打仗。因为有基督教的传统，大家有一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就是人民服从统治者是应该的。这个是由神意决定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投胎的。上帝发扑克牌的时候，他就给我一台电话号码，大于十的牌都没有。这个怎么打呢？这只能好好地去种地。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拿起来这一手牌里面就有四个鬼，还有八个小2。这个就完全是看上帝的恩典。但是有一个观念是他们比较根深蒂固的，就是服从君主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基督教君主他必须服从上帝的旨意，服从神的律法，为人民服务，至少得为人民服务。你如果不服从神，你就不可能为人民服务，你管理就不可能有良善的动机。所以他们这个脑子还是清楚的。你如果做不到，那你就是僭主，没有统治的合法性。基督教官员的职责就是要捍卫正确的宗教信仰，要施行正义，要推动和平。所以他们到处打异端，这个是他们的主业。但是宗教改革之后，这个形势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你教派多元了吗。教派多元共存，那么世俗统治者的政治目标它也就变得互相冲突起来了。你宗教问题就会产生各种各样其他的问题。执政者他的执政能力就要受到挑战。他要首先解决一个怎么样去调整这些目标，才来达成他的统治的这种合理性。因为它很复杂，就是你如果不捍卫正确的宗教信仰吧，你就会威胁到基督教共和国存在的理由和它的统一性。但是你如果这么去做的话，你又有可能使共和国被宗教分裂，你就很容易破坏协调，破坏和平，破坏和谐的价值观。所以它就很矛盾。为了更好地去理解这种矛盾，我们就先从西欧的非常不同的政治结构来分析，因为我们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我们并不能对这种社会结构有天然的认识，因为我们出生在现代国家的形态中，我们需要去深入地去了解这种我们所不熟悉的社会结构，我们去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才能了解。如果我们站在现在的角度是根本无法理解这种社会的变迁。你不能很简单地说宗教改革促进了现代社会的产生。你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但是是用来考试的，可以拿两分。但是在事实上，我们并不理解这里面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这才是我们今天这节课要探讨的。

## 中世纪社会形态



Praying

教士



Fighting

贵族



Working

农民



（7：41）在欧洲的这一块土地上，自古以来，应该说从西罗马开始，它的社会就只分为三个阶层。社会底层最大的群体就是农民。农民的工作就是 **working**，他们工作，劳动效率非常低，因为是人力劳动和牛力吗，顶多是牛耕地。所以一个人工作一整年他产生的社会供应就是 1.1。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十个人种一年的地，他只能养活十一个人。这个群体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阶级跨越和提升的可能。他完全没有什麼想法，他只盼望有个好收成，能养活一家老小。而且在那个严重无组织无纪律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也无法保护自己，就连想好好种地也不可能，必须要有人保护他们，为你去打仗去抵挡外来的打砸抢。所以它就形成了封建制度，骑士贵族阶层就是在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他特别能打，他也愿意打的那个群体。他们对上效忠君王，对下就保护领土上的百姓。他们的职责就是 **fighting**，就是打架。但是这两拨人统统都不识字，他们都不会管理社会。而且在西罗马崩溃的时候，神就很贴心，就为这一片土地留下了一个虽然高度简化但是还依旧还算完整的教会体制。这个阶层的人就是教士阶层，是祭司阶层，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看成是当时欧洲大陆上的利未人。他们的工作就是祷告，**praying**。做为这个社会唯一的知识分子，他们负责一些文化层面的建设，比如说敬拜，比如说对人心灵层面的指导。否则当时这么绝望的人生，你如果没有对永恒的盼望，你根本就活不下去。他们也负责社会契约的建立，因为他把神赐给人的律法进行推广，让这些蛮族懂得什么叫守约，让他们写契约。当时这些野蛮人哪有什么法律的概念呢，就全靠教士在社会里面帮助他们去建立契约，去解释上帝的律法，去建立人间秩序。这个结构也是圣经里面的结构。我们知道大卫王也是亲自上场打仗的，扫



罗王是战死沙场的。当时的农民负责交十一税给圣殿，利未族就是负责献祭。这个也是人类早期必然的社会结构，你只能这么组织。这是最原始的三权分立，否则的话就是东方的大一统模式。大一统模式我们知道，它不可能有文明的产生和积累的机会。随便你怎么想，面对非常原始的蛮族，这个都是神对他们最好的设计。但是这个设计就需要靠非常多的平民支持，毕竟另外两个阶层它是不产生商品价值的。贵族和宗教阶层都是需要老百姓来供养的。而且人的命运怎么样完全靠投胎。你生在哪一个阶层就在哪一个阶层生活一辈子。你根本不可能实现阶级上升，人呀当然也不可能有革命的想法。就是这样的社会状态它持续了上千年，一直到宗教改革。



（11：28）而且这种社会阶层它注定了阶级之间是没有什么交集的。贵族和平民不可能有交集。早期还好，贵族还住在自己的领地上，可能还会打打照面。但是到了 16、17 世纪的时候，很多贵族他从来就不住在自己的领地。他派个管家收收租，他们的全部精力都是在自己的阶层里面去结盟去交往。他们在一起谈论政治、艺术、宗教，和老百姓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特别是到了法王路易十四的时候，贵族全部都被他叫到凡尔赛宫里面去住在那里了，和自己的领地上的老百姓完全没有交集。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社会结构呢？就好象是一个池塘，水面上有鸭子有鸳鸯，有各种各样的水鸟。水下有鱼有虾。你看起来好像它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但是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贵族和贵族之间联姻，王室和王室之间联姻，百姓和百姓之间联姻。三层社会结构是很清晰的。这种王室和贵族之间的联姻关系它就把整个欧洲的基督教世界织成了一张大网，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注定了国和国之间的界线是很模糊的。大家

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家族的概念。血缘政治是占主导地位的。信仰是这种关系的粘合剂。大家都在同一个教皇制的天主教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也安于这种位置。我们上一次看到苏格兰女王是法国的王后，对吧。她的儿子詹姆斯一世后来按照血缘继承了英格兰的王位，就是这样的状态。这个就是基督教穹顶世界。这一张网是非常真实的，它牢牢地罩在欧洲的上空。除此之外还有一张网。这张网是一直在寻求上帝之国的那个罗马天主教会。在这个分散的邦土上，天主教会一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统一体。它从来没有分离过，虽然有一些异端，但是从来没有形成大的气候。我们学过宗教改革历史的人，都现在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两张网在 16 世纪的时候它都出现了破口。



（14：11）这两张网它几乎是同时打破的。一个从外面打破，一个从里面打破。从外边打破的就是我们前几节课里讲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把天主教的大一统给打破了，这张网就出现了裂痕。然后从内部打破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有点像，也是宗教改革引起的，有点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你倒下一块就有另外一块。这个这一块就是王朝政治。王朝政治面对的是双重夹击。第一重夹击它就是从上帝来的。血缘王朝的命运，说到底还是上帝的设计。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查理曼大帝的时代，王室通婚还是很正常的。你为了王国不要落入外人之手，对吧。但是你到了公元 800 年到公元 1600 多年的时候，已经八百多年过去了。大家有没有想到，欧洲的王室世代通婚下来，谁家和谁家都有点亲戚关系。你再这样结婚你就非常容易出问题。近亲通婚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对吧。它违反优生学。但是一直到上个世纪以前，血缘亲属之间的

婚姻在欧洲的统治家族中是十分普遍的。其实我们中国也一样呀。中国很多这种浪漫故事也是表哥表妹，对吧。这个在优生学被发现之前，其实我们所有人的思想都是一样的。包括现在还活着的伊丽莎白女王，她和她刚刚过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实际上就是表表亲的关系，是 **second cousin**。他们的高祖母都是维多利亚女王。而且俄罗斯末代沙皇的血缘也是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女王的。但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家族就特别特别的奇怪。它的那个近亲结婚已经到了乱伦的地步了。它不仅仅是近亲结婚，它在代数上还是错乱的。我们这里有一张它的血缘图。你们就看到叔叔娶侄女这种是很常见的。在他们统治西班牙的 **184** 年里面，王室成员 **11** 对夫妇当中，有 **9** 对存在乱伦的关系。所以这种近亲繁殖它就导致了非常严重的遗传疾病。最典型的就是哈布斯堡下颚。他这个下巴是畸形的，最终导致了整个家族的衰落。因为它这个只是一个基因的显性表现，它还有一些你看不见的地方。它比如说，他的男性继承人经常就会无法生育。这个就直接导致了他的绝嗣。而且他的乱伦婚姻也会导致更高的流产率、死产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好像当时哈布斯堡家族的孩子只有不到一半能够活到十岁。但是同一时期的西班牙其他家庭的孩子，他的存活率可以达到 **60%**，甚至有些可以到 **80%**。所以近亲结婚它就增加了有害隐形基因继续遗传下去的机会。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位维多利亚女王。她是有血友病的。她的隐性基因血友病就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女王是没有血友病，她只是含这个基因。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杀，全家都被杀掉了。他们的尸体一直找不到，后来根据线索找到了他们的遗骸。根据 **DNA** 检测，最后是尼古拉二世最小的儿子他是有血友病的，最后他们就是根据这一个确定了这是尼古拉二世的全家的遗骸。对于哈布斯堡家族来说，流传下来最著名的就是这个特征，最著名的特征就是他的哈布斯堡下巴。最后哈布斯堡王朝最后的这个君王，他不仅仅是有这个下巴，他而且身体矮小虚弱残疾，智力也低下。他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他到四岁才开口说话，八岁才开始走路。到他 **39** 岁死亡的时候，他整个身体的机能已经是严重损坏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梦想延续了一个多世纪，所有的家族遗传线全部出现问题。最后的结果就是男性继承人不可能有生育的能力，所以他的王朝也随之覆灭。



（19：09）这种通过婚姻结合起来的王朝，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复合王朝。复合王朝它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它的底子是非常脆弱的。我们还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为例，我们看看它曾经的版图有多强大。欧洲这种完全不搭嘎的两个国家，它拥有同一个君主的情况是很普遍的。所以它不是叫它复合王朝吗，它甚至还有一个法律来规定这样的王朝它的外交运作原则。这个法律通俗地说，就是说当我又是苏格兰国王，又是英格兰国王的时候，我在处理苏格兰事务的时候，我的立场是单一的，就好象我完全不是其他国家的君王，我只能站在苏格兰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但是反过来，当我处理英格兰的事务的时候，我不能考虑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只能完全考虑英格兰的利益。你这样的话，你是詹姆斯一世你还好，你只有两三个国家。那万一你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呢？那他就惨了，对吧。他完全大脑就不够用了，他会非常的分裂。这个就是很矛盾的问题。你这样的王朝，它注定是有胎里疾的。它有硬伤，娘胎里带出来的疾病。而且人性也不是法律能够控制的。



## 复合王朝的困境

缺乏地方文化认同

王族特权与地方管辖权的抵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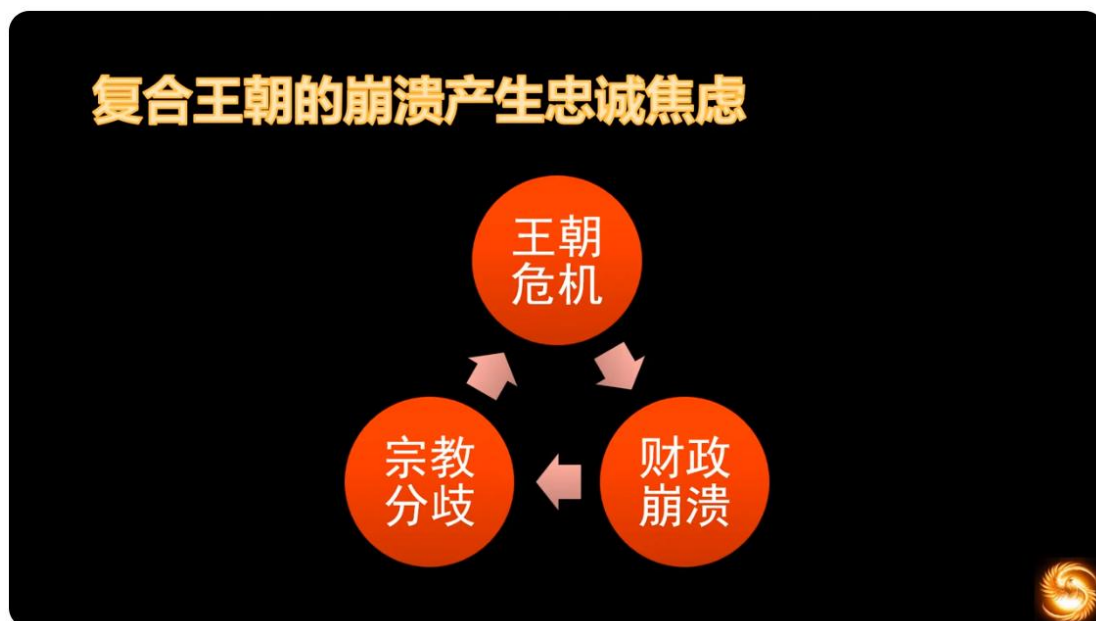
实际处理国家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困境

新世界的资金获得战争的动力



（20：44）宗教改革之后这种复合王朝的问题它就全面暴露了。因为这些王室和老百姓没有什么交集。王室对地方肯定不可能有文化认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英国的国王他是不会讲英语的。王朝统治下的这些复合国家它制造了有悖于情理的行政单元。各个单元的法律宗教传统完全不一样。像西班牙和荷兰，它虽然同属于哈布斯堡王朝，但是它的民情秩序是完全不一样。它非常容易遭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信条分裂。所以国王在实际处理国家问题和宗教问题上的困境是他自己根本无法解决的。而且在国际关系当中，王朝政治也是不稳定的，而且它也是战争的永恒动力。为什么？因为抢王位吗，对吧。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包括那个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都是为了抢王位。以前都是靠教皇定的吗。但是宗教改革之后教皇没地位了，大家就靠火炮说话，反正有钱。王朝国家缺乏一种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它的政治模式依赖于共同的信仰。你没有基督信仰，王朝效忠的地位就岌岌可危。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也无法论述如何促进公共利益，对政权和人民的正确关系它都无法去论述。这个就是王朝政治的困境。但是新教不一样。新教改革的环境下，这些理念都是一种新的认知。就是新教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一种对待信仰的态度，就是我们人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上帝负责。这种认知的结论你就能够促进公共利益，对吧。你就可以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你的使命。这个就改变了 16 世纪后期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有一个信息传播的快车，就是印刷术。这个是公共传媒转型造成信息传播多元化直接产生的后果。于是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它都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模式。当时虔诚善良的地方老百姓开始

相信，政治决策和他们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需要他们亲自去参与。政治决策实在是太重要了。你不能完全交给统治者一手把持。王朝国家对于这种希望参与国家命运的人，他们是拿不出任何回应的。所以在后宗教改革时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张力就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何面对这种张力就把欧洲的国家进行了不同的分层。欧洲的国家从这个时候开始走向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23：58）我们刚才说过，王朝政治的一个典型特征它就是服从家谱学的逻辑。它是受制于出生和死亡的偶然性，非常随机。而且这种复合王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就有一个命门。什么命门呢？就是它无法应对宗教改革之后的信仰分裂。我们在上一节课最后的时候看到一张地图，就是信仰信条是按照地理区域来划分的。但是王朝不是。我们刚才说过王朝联姻是一张网。我不能在法国信天主教，同一个就是同一家的姐姐嫁到荷兰去了，她就变成信新教了。这个是王朝政治无法面对的问题。它非常实际，它没有办法和地方的老百姓产生宗教认同和地方文化认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王朝和老百姓它是两层皮，它根本无法捏在一起，它无法融合无法认同。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不存在的。以前大家都信基督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么多教义，你信的是什么？路德宗？加尔文宗？统治者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老百姓不认同，那统治和被统治之间它的默契就没有了。统治的合法性就要遭到质疑。这个是统治者很恐慌的事情。宗教改革它在另一个方面它也加速了王室财政的崩溃。国家财政问题是宗教问题的根本。比如说你新教怎么样向国家交税？我们拿法国举一个例子。我们上一节课讲过，在法国天主教是要交税的。大家如果转到新教，你这个就动了国家的奶酪了，

对吧。你新教如果要被承认，它就必须承担国家的债务，但是新教又不愿意交这个税。所以他们很折腾的，冲突多了以后，王室也很烦。所以我们后来就看到凯瑟琳美第奇她没有得到三级议会的支持和通过的情况下，她就擅自地去执行了她的温和政策。她废除了宗教压迫的一些条款，但是新教徒还不满意。他还要更多。她就两面不讨好，对吧。天主教也不满意。你这个就能解释，为什么她在对待新教的问题上这么地反复。而且这种王室的出尔反尔，新教徒就会越来越没有耐心。所以后来各个地方的破坏偶像运动表现出来的那种无政府主义和亵渎神的那种趋势就变得越来越有组织。在一些地方上甚至显示出反王室的色彩，这个当然也是拜印刷术所赐。印刷小报它不断地释放王室的那种丑闻，就导致了很极端事件的产生。比如说在奥尔良，刚刚死掉的那个国王弗朗索瓦二世，他的心脏被人家挖出来了，并且还油炸了一下，炸完还扔给了狗去吃。这个就很极端。而且路易十一的女儿，当时还是被封为准圣人的，她的坟墓也被人拆毁并且烧掉了。这种这么极端的事情新教徒是干得出来的，然后天主教徒也用暴力去还击。所以在一场冲突当中有一百多个新教徒被绑在杆子上浸到水里去淹死。冲突就是这么架秧子架上来的。而且这些冲突都是在这种自以为无限正义的情况下不断升级的。我们大家都不要去怀疑当权者想缓解局势的诚意，只是人之间的意见差异和信仰惯性不是靠一个条例就可以解决的。虽然通过残酷的宗教战争能够达到一定的和谐和宽容，但是有一个新的问题会产生。那就是忠诚焦虑。

## 忠诚焦虑产生的副作用 – 国家

### 信仰焦虑

- 我该信什么

### 地理交错

- 信仰的地理性交错

### 君权神授

- 试图联合全体民众

### 国家政治实体

- 同样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



（28：18）做为一个中世纪的信徒，我通过对教皇忠诚表现我对上帝的忠诚。我通过对我的领主忠诚来体现我遵守上帝设立的秩序。

但是这个时候很不一样。天主教穹顶碎裂了，对吧。新教各派林立，老百姓一下子就不知道该信仰什么。你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关于那些教理问答，有统一的教会你还比较好办。但是大部分教区无法涉及到的地方，人的归属感就比较模糊。新出现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凝聚力的下降就促使人们重新开始从宗教以外来寻找一个依靠。忠诚焦虑就最终会引起国家的产生。基督教世界存在的理由就是它提供了一套理念和制度，可以在信仰共同体内部促进和平。但是在后宗教改革的世界里面，教义冲突就取代了原本是应该凝聚基督教世界的共同信仰。宗教本来是化解矛盾的，结果这个时候它却成为矛盾本身。那世界肯定就变得更加危险了，对吧。而且新教之间它所诞生的那些信仰区域，它划出了一个犬牙交错的边界。我们以前讲过，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它的边界就是没有边界，对吧。大家大一统，全部在那个穹顶下。但是这个时候有了，而且不是在外部，是在信仰共同体的内部。基督教国家之间就斗得你死我活，民众心中的分歧也变得越来越尖锐。国王做为一个绝对统治者，他站在神圣王权的传统构想上，它把国家做为一个概念就登上了政治舞台。国家只对上帝负责，对吧。它不受他人的监督。国家这个时候它做为一个描述政治实体的词汇，它不再和任何信仰有关系。这个是国家第一次脱离信仰的方式存在。这个在罗马世界里是没有发生过的。法国的波旁王朝它就通过了几场宗教战争统一了法兰西王国。他们就宣称他们独立于并且超然于后宗教改革时代基本的政治矛盾。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拗口。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们宣告，他们可以立法要求宗教统一，他们也可以颁布敕令允许教派多元共存。他们也可以和宗教分歧中的一方缔结外交联盟，也可以和另一方订立外交联盟。这一切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它完全不需要有原则，不需要有宗教原则。为什么？因为它把自己定义成是一个政治实体。它不是一个宗教体，它是一个政治体，只要它的行为符合国家利益。这就能解释了，我们上一节课法国出现那么多没有节操的各种结盟。这个就是它的思想来源。这个也是宗教改革之后的一个很显著的变化。



## 去宗教化的社会凝聚力量

圣经的解读 – 分散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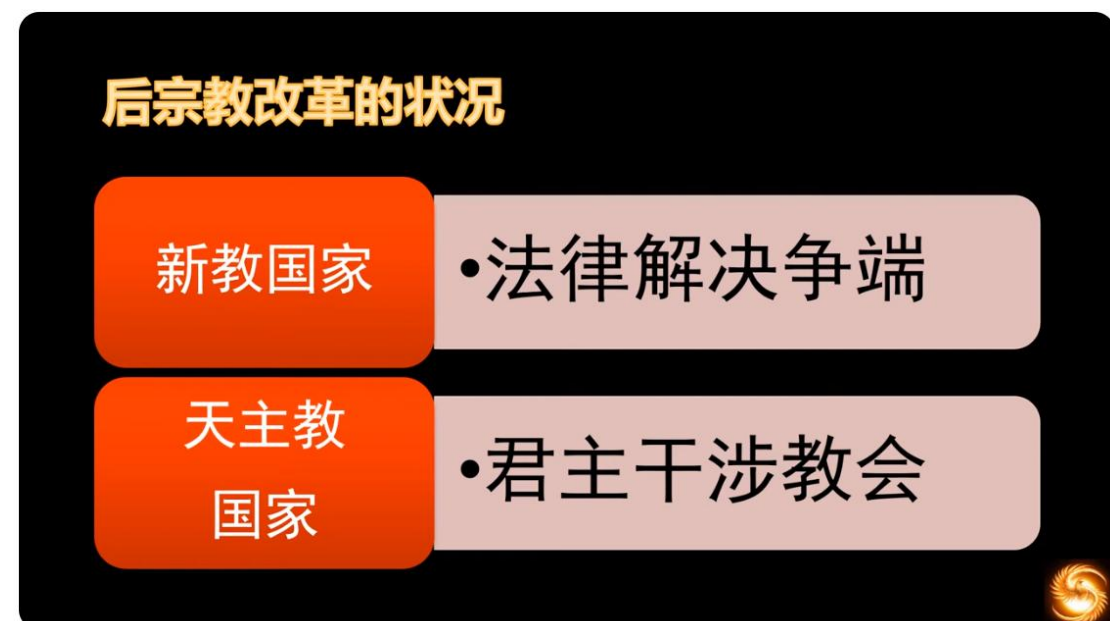
俗语文化的产生 – 民族认同

政治势力的强大 – 立法，执法，集权



（31：52）你统治者光有这个理念不行呀，你社会还要去配合去支持，对吧。所以它整个社会的凝聚力量也是需要有的。宗教改革它释放了人的自由，对圣经可以进行重新解读。这个就让人找到和神之间唯一的中保是基督而不是教皇。所以人就非常容易被这种情绪影响。谁都不想被人家控制，对吧。于是思想和科学它就得到了非常快速地发展。宗教改革的过程中，圣经的翻译它也带动了俗语文化的兴起。本来他们都是没有当地的文字的。文字形式的语言是拉丁文，口语形式的语言是他们当地的方言。他们的当地方言的词汇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为了普及圣经知识，他们就大力发展了方言。方言的词汇量就大量地从拉丁语转过去，就得到了扩充。而且字母文字吗，我们知道它非常容易演变。字母文字对母语使用者是特别容易学的。他只要会说会拼，基本上就能够识字了。扫盲的过程相对于汉语来说，它要简单很多。地方文字的扩充和普及，老百姓使用文字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在印刷术上体现出来了，就是反对教皇，反对王权。所以这个真的是挺讽刺的。在宗教改革的过程当中，各个地方为了裁定纷争它就进行了很多裁决机构的扩充，因为你吵架吵得沸沸扬扬的。我要裁决怎么办？它就扩充这些机构。它又要裁决又要执行，它就逐步地建立起了统一的立法和执法部门。这些人他就形成了当地政府的执行机构。在宗教改革之后它就被保存了下来，它用来处理地方事务。最后这些地方就演变成国家政策的执行部门。我们知道以前是没有这些官僚机构的。以前的裁决都在教会里。特别小的地方法庭就是教会，对吧。现在天主教的权威没有了，新教它又没有集中的意愿。新教产生的第一天它的趋势就是走向分散的。所以宗教改革以后的世界和宗教改革以前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种官僚机构的产生和延续它就为国家政权替代王权做好了世

俗上的准备。它产生了非常有效的中央集权的雏形。而且这一段时间它还产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了，大量富裕的商人他们没有政治地位，对吧。他们要交税，他们。政治地位只有贵族和王室才有。但是你中产阶级你再有钱，你交再多的税，你都没有发言权。在旧制度当中，贵族和教士是不用交税的。整个国家的税全部压在平民上。资本家再有钱他也是平民阶层，对吧。所以他们肯定会站起来争取权力。所以他们就控制了当时的主要媒体，印刷术。在那一段时间，小报上全部都是讽刺国王的。讽刺教皇他们还未必敢，因为怕上帝的咒诅呀，什么的。但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讽刺教皇的事情也没少干。但是宗教改革以后讽刺王室那就是非常时髦的。那个时候的监管政策也不像现在，你可以封账户。那个时候不行呀。所以关于路易十六的王后，他们当时的造谣已经基本上到了根本不在乎你信不信的地步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就是要替代王权，成为政策的参与者和制定者。就在这种上中下全方位的包围当中，王室政治它就注定要消亡。国王就必须另外去寻找一个概念来凝聚社会。所以国家就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标准，正式地登上历史舞台。



（36：17）宗教改革以后在新教国家，它各个教派就更加信条化。每一个教派都想去规定人们应当相信什么。以此为基础，新教的各个教会和各个国家都努力地在教育和劝服民众去学习，所以它就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花费了巨量的时间。这就导致了它对外传福音这个脚步就比较慢。但是天主教没有受到影响。天主教国家这一段时间反而是趁着殖民主义随着殖民主义的大船走向世界，对外传福音。对于新教的那些教会和国家而言，你要让人统一于一个

信条是很困难的。反倒是过去那种围绕信仰共同体的统一比较容易。信仰共同体遵守的形式，它能够直接反映个人的信仰状况。你就算不是神学家，你也很容易分辨不同的崇拜仪式。但是在新教的时候，你就很难分辨了。因为你无法定义一个人的心灵状况，对吧。新教改革以后，宗教统一基本上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基督教的君主他就改变了思路。相对于宗教统一，国内和平才是当务之急。这个不仅君王这么想，老百姓也是这么想。打仗实在是打怕了，对吧。所以他们就选择利用法律资源来解决宗教争端。新教国家的民主制度它就会发展得更快一些。因为你宗教纷争比较多，教义纷争比较多，那你就法律上更加健全。民主恰恰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就理解为什么新教国家它在民主这一块它发展得特别快。但是在有些批判者的眼中，这种做法其实也算是一条罪状。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会更加加深裂痕。在保守派眼里，因为你如果允许宗教多元化，那么基督教世界反而会加快分裂，会没有力量。他说教派多元化一定会酿成苦果。统治者允许多元共存，你这个是在回避问题，不是在解决问题。你这种做法就会导致上帝的怒火。这种观点其实通常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为什么？因为一定会有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这个话是可以应验的。因为你怎么样解读它都是对的吗。因为人，包括一个国家，你肯定会有一些灾难。只要灾难一旦来临，这些话就成立。但是不管怎么说，宗教改革它彻底改变了教会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天主教的欧洲，国家在教会事务上就有了更大的权力。因为当你有一些不满的时候，这个天主教教会它就会邀请国家来维持天主教信仰秩序。那你国家又回到君士坦丁堡那个时代了吗，对吧。那个国家权力就来为神职人员就为宗教信仰来守护。你这个时候既然有权力来守护，当然我也有权力来干涉。所以这个都是两刃剑。所以在宗教改革这个时候，最大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君王的权力又重新干涉教会。这个有点，天主教会到后来为什么这么依赖世俗的君王，这个和宗教改革也是有巨大的关系。

## 国家成为法人团体

公众利益

人文主义

个体权力

价值趋同

（40：12）所以我们就看到中世纪的王朝政治在宗教改革之后它以不同的形式走向崩溃的时候，国家就成为法人团体出现了。它解决了信仰焦虑的问题。人的信仰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依托。神在人间的代表从教皇变成了君王。在君主宪政国家，君王是以国家的概念来团结全体民众的。这种建立在共同语言文化的族群共同体就替代了上千年的信仰共同体。现在是文化共同体了，不再是信仰共同体。那么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你要去寻找公共利益。大家都宗教宽容了，对吧。那信仰共存了，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都宽容了，那互相要找共同利益怎么找？你就必须要避开宗教冲突。你就必须绕开宗教，在其他方面去寻找公共利益。所以当时的法国就是这么干的吗。我们看到法国在各种冲突上非常矛盾的选择。天主教的枢机主教居然可以帮助新教去打仗。这个就是利益考虑。路易十六就更加奇怪了。他出钱出人出力，他居然帮助美国去打独立战争。你想想看，美国当时对抗的是什么？对抗的是皇帝呀，对抗的是英国的君主呀。你说你一个王室，居然支持人家去反对王室。你这不是给自己挖坑吗？所以你后来就看到美国独立鼓舞了法国人民。所以法国人民一鼓作气推翻了波旁王朝，路易十六把自己也送上了断头台。这个悲剧不是因为他脑子不好。他脑子挺好使的。就是因为他太好使了，他放弃了他的信仰原则。他向他的公众利益妥协。他为国家去寻找共同价值，结果呢？结果人民没那么好的脑子。人民只想打破投胎原则。谁拦在他路上，他就把谁扫进历史。当没有统一的信仰原则，那你还剩下什么？你剩下的就是肉体，对不对。于是人文主义就快速发展。人文主义在宗教改革之前就有了。伊拉斯谟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是这个时候，他又被人翻出来进行发扬



光大。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需要一个统治合法性的共同意见，对不对。当老百姓不再买账的时候，统治者就需要想一个理由来继续为人民服务。你不能废了我，因为你需要我。于是人的概念、人的福祉就成为国家的首要目标。而且在各种信仰的人群当中，你要去谋求最大公约数的时候，你就不断地放低标准你才能够覆盖到更广泛的人群。所以这种标准肯定是定得越来越低的。比如说，大家都关心钱，对吧。于是我们就发展经济。大家都关心身体，于是我们发展医学。大家如果还有观念上的冲突，那不要紧。我们就统一抓教育。通过统一教育来统一思想。如果一代人不行，我们就两代人。我们十代人洗脑洗下来，大家一定会统一了。所以公立教育就是这么应运而生。至少在大部分世俗事务上大家都能够得到统一。你洗脑洗上三代人，同性恋就再也不是所多玛的命运了，观念完全改变了。就是在这样的推动力下，人的价值观念就越来越趋同。现在大家都认可，大部分人的意见可以左右小部分人的命运，对吧。德国就是这么干的。犹太人被杀，其实大部分德国人是知道的。为什么？因为纳粹的反犹它是写进党章的。竞选的时候谁都知道。就算这样，还是一人一票把他给选上去的。你说大家是不是在这种价值上，其实观念是趋同的。只是后来大家都否认而已。这个就是个体权利被让渡之后的结果。你为了更高的善牺牲个人的利益。最后呢？你既没有更高的善，你连个体的权利你都无法保证。这样你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宗教改革之后科技快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但是打仗却越来越激烈，信仰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为什么？因为人心变了。近代史非常重要的转折，就是法人、国家法人。法人可以代表成为民主国家。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转折。从宗教改革到国家的形成，中间还有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也就是从1700年到1800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思想家是层出不穷。这一段时间思想家是最多的。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也基本上出现在这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非常集中的属灵现象。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仔细研究一下。那些层出不穷的思想家各领风骚几十年，把人心一步一步地带出来。他们把这个叫做启蒙主义，就把人带向了一个自由主义的今天。

## 观念和观念秩序

观念：idea

- 观念是个体对事物的主观与客观认识的系统化之集合体

观念秩序：Ethos

- 一个社区、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信仰传统、集体性格与公共精神

英国诗人艾略特

- 人民的观念秩序，决定了政客的行为。



（46：14）在这样的思想史变迁的过程当中，它起决定性因素的不再是宗教信仰，而是观念秩序。观念秩序这个词很早就有了。公元前四世纪就有了。它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和观念是不一样的。观念是 idea，观念秩序是 Ethos。它在英文里面不是同一个词。观念秩序的范围它更广泛一些。它是指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国家的信仰传统，集体性格和公共精神。简单地说，就是这个群体的民族性。英国诗人艾略特说：人民的观念秩序决定了政客的行为。这句话是很形象的。而宗教改革恰恰是改变了人民的观念秩序。这种观念秩序的改变它给国家和政客产生了政治动力。你这样就能解释现代政治的众生相。老百姓要什么，政客就得给什么。这个是民主政治的属性决定的。因为你权力不是由神而来的，是从人民来的，对吧。既然人民给你权力，你可不就得讨好民众吗。

## 不同民族国家的趋势

理想主义者：西班牙

国家利益者：法国

分散主义者：意大利 德意志

归正主义者：英格兰，荷兰，挪威，丹麦，瑞典



（47：35）我们刚才解读了一下国家是怎么产生的。它是解决王朝政治和解决信仰焦虑。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来看一下经历了宗教改革以后，这些国家的命运怎么样。每一个国家的命运都不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英格兰。英格兰是从 13 世纪大宪章运动以后它就形成了一种王在法下的政治传统。国王和封建贵族之间它建立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同时也是互相制约。而且它在民众当中它也逐渐培养起一种英格兰属于英格兰人的这种民族意识。在北欧，在斯堪迪纳维亚半岛，丹麦、瑞典这些国王他们趁着宗教改革的东风，他们通过建立路德派教会摆脱了罗马天主教皇的控制。因为他们离罗马天主教是最远的，他们在北欧。所以罗马天主教的势力没有那么强大。他们通过没收天主教会的财产增加了国家的实力，而且他们通过把圣经翻译成本国民族语言就提高了民众的文化认同。所有这些改革的举措都极大地加强了王权和国家的实力。我们知道，因信称义的教义虽然很动听，但是金钱是更香的。国王和诸侯他支持宗教改革的原因，一方面是信仰的归正，但是他们的经济动力你是不可忽略的。他们要把基督教会变成本土教会，那么老百姓交的税收就可以留在本地，你就不用交到罗马去了。这个不是要他们在上帝和财富二选一的送命题，这个是在上帝和财富两者兼得的送分题。所以北欧这些国家基本上答题正确。这场由宗教领袖发起的，由国王用武力抗争支持的宗教改革就使这些国家的后续发展有非常强大的动力。宗教改革之后，他们的发展都是空前的繁荣。

## 西班牙：唐·吉珂德

### 反宗教改革运动

- 德意志新教诸侯，尼德兰各行省，英格兰，瑞典，法兰西，奥斯曼帝国，教皇国

### 海外殖民 扩张

- “白银帝国”带来的战争动力和通货膨胀



（49：59）但是西班牙就非常不一样。西班牙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它是非常强盛的。但是在宗教改革以后，它的强盛持续时间并不长。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比较有大国担当，实在是任务太重，时间太长。壮志未酬身先死。西班牙的崛起主要是通过反宗教改革运动和海外扩张殖民这两条路径来实现的。我们上次讲过，寡言少语的查理五世他承担起将天主教会统一信仰的宗教理想和罗马帝国统一世界的政治理想合二为一的这么一个历史重任。他在反对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侯，反对尼德兰、英格兰以及异教徒的奥斯曼帝国的战斗当中，他取代了江河日下的教皇国成为天主教世界的政治领袖。他有这个雄心，是因为他有这个经济基础和信仰基础。他有钱呀，他很有钱。西班牙当时它已经通过垄断南美殖民地的银矿资源成为富甲一方的白银帝国。但是这个王朝国家它在自然地理上并不占优势。我们上次看过它的地图。它被法兰西、瑞士、德意志的独立邦国和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分割开，分得很细，而且。它属下的民众，他就不仅语言不通文化不一样，而且由于宗教改革的原因，在信仰上也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面对这种混乱不堪的状况，雄心勃勃的查理五世和他的继任者，他的儿子菲利二世，就决心要用武力来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天主教帝国。所以他对内收拾这些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会的新教异端，对外他要打奥斯曼这个异教。所以总的来说，皇帝很忙。在坚持理想主义精神这一点上，这个西班牙国王倒是与塞万提斯笔下的西班牙骑士唐吉珂德有几分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因为这种状态让他树敌实在太多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面，西班牙和欧洲几乎所有的主要国家都处于敌对的状态。他这些敌人很多，它包括德意志境内相信新



教的那些诸侯，还有就是要求独立的尼德兰各个行省，就是荷兰，还有伊丽莎白治下的英格兰，还有日益崛起的瑞典，还有一百多年以来处处和西班牙明争暗斗的法兰西，还有呢？还有就是进攻维也纳也从海上进攻伊比利亚半岛的奥斯曼帝国。整个欧洲全是它的敌人。甚至连罗马的教皇，尽管在反对新教这件事情上需要西班牙的大力支持，但是他也很不满意西班牙对基督教世界比他们更有发言权。他也很嫉妒，所以他经常暗中也会使一些小伎俩挖墙角。这些敌人，就是西班牙的这些敌人，它有些是宗教上的，有些是政治上的，有些是既是宗教上的也是政治上的。由于西班牙的国王们他们非常顽固地把宗教立场和政治立场纠结在一起，所以他们就陷入了这种四面受敌的困境。为了对付这些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敌人，西班牙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巨大的军费开支。曾经富甲天下的白银帝国最后就这么拖垮了。有些，我看到有些历史学家把西班牙形容成一个掉进泥潭的大熊。就是任何攻击它的狗都没有它强，它就是一头熊。但是它实在是架不住对手太多，最后还是渐渐地衰弱。然而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当西班牙过分痴迷宗教和政治统一的理想而逐渐衰弱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反面例子就是法国。法国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宗教分裂的事实而迅速地走向强盛。

## “国家的立场”：法兰西

### 法国的盟友

- 威尼斯人，德意志新教诸侯，奥斯曼帝国，克伦威尔政府

### 法国的敌人

- 西班牙

（54：52）法国是一个特例。法国它没有成功地进行宗教改革，但是它依然走向了王权的强盛。我们知道那个波旁王朝它的君主们是巧妙地利用了宗教分裂和宗教战争的机会来加强了他自己的实力。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它放眼望去全是朋友，除了西班牙。法国的兴起它是从亨利四世开始的。他是胡格诺派，但是他做了国王之后他重新回归天主教。他非常的激动，他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对宗教改革

表现出非常多的热情。这个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法国王室从阿维尼温之囚开始他们就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法国境内的教会组织和教会财产。所以它并没有经济动机。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邻居西班牙。它不敢在宗教改革上去惹西班牙，它怕他们借着宗教的借口来干预法国的内政。法国人他和西班牙人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把政治利益看得比宗教信仰更重要。西班牙人像唐吉珂德一样讲究荣誉和信仰，但是法兰西人不是。法兰西人有点像桑丘潘沙，他非常追求现实的利益和实惠。他为了国家的立场不惜牺牲信仰的原则。国家的立场就是法国首相那个枢机主教黎塞留经常用的术语。当西班牙立场坚定地维护天主教的时候，法国的统治者却颁布了《南特敕令》，对胡格诺派网开一面。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的亨利四世之后，就是那个后来的路易十三，他的首相黎塞留和路易十四的首相马萨林，他们都是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但是他们都把法兰西的国家利益放在天主教的信仰之上。他们甚至联合了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来对付西班牙人。他们联合了唯利是图的威尼斯人，还有一些新教的那些德意志的一些诸侯，甚至他们联合了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甚至连推翻王权的英国克伦威尔政府他们都可以联合。从 15 世纪争夺意大利开始，一直到 17 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和法西战争，法国人始终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和遵守宗教信仰原则的西班牙人作对。欧洲大陆上这两个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之间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比宗教战争打得还要激烈，特别是在三十年战争当中。欧洲所有的参战国家全部都是根据宗教信仰分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只有法兰西这个奇葩，它这个天主教国家完全不顾宗教立场，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教阵营这一边。你说它是不是很奇怪。而且后来当法官西南部的胡格诺派贵族势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路易十四居然再次出于国家的立场颁布了那个《枫丹白露敕令》，废除了《南特敕令》。你说它真的是经常会出尔反尔。到了路易十五的时候，它又驱除了天主教的耶稣会。你看起来，它非常的任性。在路易十六的时候，它居然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给自己挖了个大坑。这种政治上的机动灵活，不是一般的国家能做到的。只有这种宗教专制和政治集权都高度结合的国家它才能够做到。当然了，它这样的做法它最后会给自己掘墓的。所以它在不久以后它就激起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后来的法国大革命。

## 意大利和德意志

### 意大利

- 教皇国，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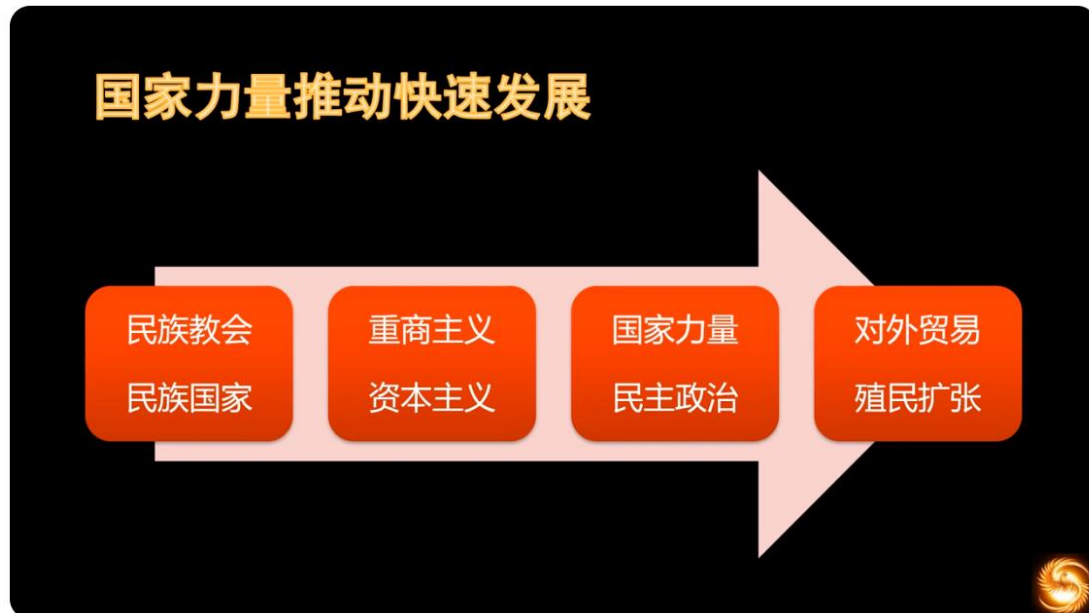
### 德意志

- 分散邦国，分散信仰



（59：13）最悲催的可能就是意大利和德意志。他们一个是天主教的大本营，另外一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从宗教改革中捞到什么好处。由于政治上的严重分裂，他们不可能借助宗教改革的历史契机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反而变得更加混乱，也变得前途更加的黯淡。意大利最辉煌的时候可能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但是意大利在政治上却是长期分裂成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罗马教皇国。它而且还有其他的一些小邦国。它的那个领土上从 15 世纪以来就不断地遭受周边大国的入侵。意大利战争打了很多年。由于意大利它是天主教的大本营，所以它各个邦国是不可能指望从宗教改革运动中获得什么政治上的好处。因为它被教皇紧紧地按着。它宗教改革想都不敢想。结果呢？这次宗教战争一打，连教皇国和意大利都不再有资格成为天主教阵营的政治领袖。这个阵营的政治领袖变成西班牙了。而且文艺复兴时期，它也改造了这个国家的民情秩序。我们要说到刚才说到的那个观念秩序。它意大利的崇尚的是什么？崇尚的是文学、艺术、享受、生活的舒适和高雅，再加上他们政治风格一贯比较懒散，特别喜欢自我发展，个性因素过分膨胀，使他们对国家这个概念完全没有概念。从外部环境来看，意大利一直是欧洲历史上战争最多的地方。从西罗马打到查士丁尼，后来还有发生在法国和德国的意大利战争。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统一。所以宗教改革之后意大利的经济优势到了 17 世纪就被新兴的民族国家，比如说像英国、荷兰这些国家取代了。文化的辉煌也被后来异军突起的法国所超越。意大利一直到 1861 年才做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完成了统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西欧的那些大国早就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围，

走向世界建立起全球的殖民体系。德意志就不用说了。它本来就是非常分散的几百个小邦国。这回它的分散不仅仅表现在疆土上，它还加上一个分散的信仰。简直就不能更分散了。所以国家的概念压根就没有。



（1：02：27）国家的形成它对民族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西欧近代社会转型的这个过程里面，民族国家它不仅构成了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并且它也构成了民主政治发展的绝对前提。这些比较早形成民族国家体系的西欧国家，比如像英国荷兰法国这些，在依靠国家力量来促进对外贸易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它也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变革逐渐形成了一个政治的民主化，并且随着他们对世界的殖民体系，将国家的形态传播到世界各地。在那个时候，东亚基本上没有国家。全部都是家天下，全部都是皇权天下。美洲就更加不要说了，他还穿草裙。当英国要和中国签贸易协议的时候，清朝就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中国的闭关锁国它是有原因的。清朝政府它没有国家的概念，清朝政府认为这里就是我家。大门一关，里面全是我家的。你如果要来做贸易，那老百姓的钱如果都买你的东西，银子不就被你拿走了吗。这个就是他们的逻辑。真的没有什么高大尚的，没有什么爱国主义，贸易保护，根本没有那么高大尚。其实原因就很简单，他们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概念，他们也没有经济学的概念。人民就是奴隶，根本不用考虑。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白银外流。当这些民族国家它在形成的过程中，那些相对滞后的国家，比如说像德意志、意大利，在16世纪以后的数百年时间里，无论是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是政治民主的进程，它都要迟缓的很多。毕竟后来资本主义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张，



它都是需要国家力量来推动的。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德国意大利它对外有什么殖民，根本没有实力去殖民。所以他们后来暗暗地下定决心要干大事，要迎头赶上去，所以在一战二战他们才会表现得这么极端，成为邪恶的轴心国。这也是有原因的。而法国呢？因为形成了不太健康的民族信仰秩序，他们最终也倒在混乱的民族信仰中。他们走了非常大的弯路，留了很多人的血，切脑袋像切西瓜一样。当北欧国家轰轰烈烈地开始资本主义革命的时候，法国还在那里切人头。这场现代主义的赛跑就这么拉开了距离。在这场赛跑当中，信仰依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人类历史中，信仰始终是主角。我们的眼光如果离开上帝，我们就根本看不懂这个世界。越到现代越是如此。愿我们都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让我们永远都跟着他。哈里路亚，我们赞美他。